



鷹之翔飛

野林

年八十三國民，（生德溫名本）野林
理藥院學醫防國，屆一十第藥夜，生
官理生空航尉上院醫總軍空，士碩學
全，獎首文散選甄獎學文報時獲會，
。等獎人詩年青秀優國

在岡山的一間山產店裏，我發現一隻收斂了雙翼的巨鷹，仍挾持著豐沛的羽姿，像是擄掠了半幅天空。

那幾天，我時常路過那裏，總是忍不住停下來，觀察牠倨傲威武的英姿。每當瞥見我凝注、好奇的眼神，莫不瞋目地向我反射逼人的睥光，然後趾爪平挪幾步，躊躇滿志地翹動鋒銳、鉤曲的鐵喙，不屑萬分籠底餵餵的鳥屍。我開始瞭解牠絕不是宿命，而甘於雌伏的，天性的好鬥爭勝，值此草木凋枯的狩獵

季，理當盤踞山崖，逐食平野。

我的詩人朋友L是個孤寂的愛鳥者和旅行家，經常褐衣粗袴、簞食瓢飲、背著高倍的望遠鏡，行走在海岸線和山巒，從他手著的「旅次札記」，我始認識鷹的習性和生態，也因此對鷹產生好感。其實，我從未跋山涉海地追逐牠們的踪跡，祇是郊遊時，偶爾仰躺在空曠的河床地帶，靜靜欣賞蒼鷹矯捷的飛姿，凶猛的掠食，難免要對這種飛禽發出崇羨的心情。由於牠們敢於睥睨，目空一切，久久即尊崇為世襲的天空征服者，不僅如此，這種超然本領却給人類帶來了靈感，終於啟發了航空科學的範疇。

深秋的南方小鎮，陽光變得親切和煦，沿著柳橋東路左彎，彼處已逐漸偏離鬧市的中心，屋宇參差地錯落，騰挪出一方低低的藍天，偶爾，含著淡雅的秋色從遠方的疎林田野，飄送過來一種遼遠的氣息，教人心曠神怡。這個盛產蜂蜜和豆瓣醬的城鎮，感覺裏永遠晴朗純樸，保守的鄉土風貌，沒有層樓的擁擠，沒有喧囂的跋扈，在細瘦的街道上，經常會遇見穿著蔚藍、與我同色制服的軍人，熟悉的顏色給予人的聯想，不外乎是天空的廣闊、以及展翼翱翔的機群。再望過去，便是空軍官校前建築雄偉，儼然凱旋門風格的校門，當每天交

通車接送學員前往餐廳用膳的頃刻，我都目不轉睛地審視門前栩栩如生的那兩隻鷹，這是我所見過造型最佳的雕塑，每一道斧鑿，都深刻地呈現力的蘊含，而且深藏著撲翅的動感，那種肖妙的姿勢和勇猛的神采，使我想起那位空軍詩人向明的詩句：「即使是腳踏塵土，也得擺出一種出征的姿勢。」

從未夢想到自己會極戲劇化地成為一名空軍軍官，如今我重臨這個國防軍事的重鎮，夜宿新生社的招待所，午夜迴之際，朦朧追溯到二十年前，父親帶我去三軍球場看籃球賽，那時幼小的我，頗激賞虎風隊陳金郎、謝恒夫兩位國手的球技，前者百步穿楊、隻隻空心，後者釘人防守、固若金湯，後來我始知虎風是隸屬空軍的勁旅，也是當時軍種代表隊中戰果最輝煌的，於是，虎虎生風的常勝軍即成為我對空軍最初的概念。民國五十四年，我進師大附中唸高中，學校後門正好面對著空軍總部，常常在放學後成群結隊地到正義東村去吃担麵，猶記得那個年代，仁愛路中央的水榭林蔭，仍是一排櫛次鱗比的違章建築，其中惟一盎然的綠地則是空軍足球場，每逢週末下午校內球門向隅，我們都越界前往彼處試腳勁、練射門，似乎這是我距離空軍最近的時刻。

其實我對空軍真正有所認識，是始於民國六十五年的寒假，碰巧學校裏的

課外活動指導組選派我，前往新竹交通大學參加歲寒三友會，那是救國團所舉辦的社團負責人研習營隊，來自全國各地大學及軍警學校的文武青年踴躍一堂，蔚為風雲際會。當時所住的寢室，四個人之中有一位是空軍官校二年級的學生，他身材魁偉、英挺煥發，尤其一身蔚藍的軍裝，無論是集會或行進，極為搶眼。由於身份特殊，也和許多軍校生一樣紛紛被推選為各小組的幹部，他們嘹亮的口令，舉手投足表現有板有眼的動作，讚賞之餘，儼然是革命熔爐鑄冶出來的純鋼，頓時使整個營隊添增了衝勁與活力。一個星期的朝夕相處，常聽見他提起官校裏的生活點滴，許多女學員為之心儀不已，而我發現也許是他一心嚮往藍天白雲，除了已具備軍人的雄壯、威武，更兼擁有一種空軍特有的活潑靈敏，與豪邁爽直氣概，這位難忘的朋友，竟然成為軍中袍澤。

如今，我對這頂鑲佩著銀翼飛鷹的軍帽，這襲與天空同色的軍裝，感受益加貼切真實，在總醫院的兩年，我因擔任航空生理訓練的職務，每在低壓艙裏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飛官，從輕鬆的談話裏，我開始把那些減壓、缺氧的生理情況一股腦兒地拋開，神馳到大氣層外的實潤世界。一個月，我和航空醫官訓練班的學員赴桃園參觀中正航空博物館，趕在氣球昇空三百週年之前，獻上一

面刻鏤著：「氣壯山河小，昇空宇宙大」的紀念牌，當我們瀏覽館內陳列的自萊特兄弟以降的各種飛機模型，飄飄然地感到當初發明飛行器的人，是多麼的絕頂聰明！終於遨遊太虛、羽化登仙的夢將要實現了，當我們完成了深山和海上的求生訓練，下一個施訓項目，便是千盼萬盼的感覺飛行，忝為航空生理官的我，不禁為有生以來的「處女航」，悸奮不已。

是一個晴空亮麗，天宇浩瀚的下午，我興奮難抑地來到飛指部戰鬥組，經由過去的航醫同事的悉心安排，配當一位性情溫和的飛行教官湯上尉，引導我進行「33噴射教練機的雙飛課程。我迫不及待地穿戴上頭盔、救生背心、傘具，一顆慌張的心房，開始在沈重裝備下卟卟地狂跳，接著我和學員拘謹地登車，駛進機場跑道頭的停機坪，那裏，一架架漆著橙黃色彩的機體，像群鳥錯落棲止，待飛之勢，仿若一隻隻養精蓄銳的神鷹，不可逼視。我笨拙地爬入機艙的後座，親切和藹的湯上尉向我解說幾個重要儀表的功能，耐心地為我扣繫安全帶，並作昇空前最後的周詳檢查，旋即登上駕駛座，熟練地發動馬達，開啟通訊系統，閉鎖艙蓋，以箭鏃的速度起飛離地。此時，氧氣面罩裏的呼吸，因激烈的亢奮略顯混亂，我拉下遮陽鏡片，燦亮耀眼的陽光，金黃地鏤鏤在廣

漠的空域，地面上的屋脊、塔臺、川流、田野逐漸在鳥瞰中縮小消失，那隻飛翔之鷹正馱負著我，上昇到喜悅的極點……。

忽然，飛機從平飛的狀態，以傾斜的仰角急驟拉昇，頓時，我如夢初醒地感覺到一股沉甸莫名的力量，把我壓迫在椅上動彈不得，我尖聲地嚷叫：「G力！G力！我感覺到正G的存在了。」俟我恢復鎮靜，那隻鐵鳥正穿越在茫然的雲海裏，白千層的漩渦洶湧翻騰，一些碎金閃閃地在周圍浮盪，高度表指示離地八仟呎，速度之外，我們已凌駕在臺海上空。「再體驗一下負G的感受，如何？」耳機裏傳來教官的聲音，來不及拒絕，機首陡然下墜俯衝好幾百呎，一種胃腸臟腑往胸口推擠的滯悶及時產生，我緊握嘔吐袋的手下意識地湊近臉部，腦海裏盤桓著我所熟悉的動暈症和

前庭反應，好不容易隱藏的半規管隨著機身的翻正，又回復到平直的位置。這時，教官正式下達課目，要我嘗試操縱後座的駕駛桿，反覆作些翻滾的動作，我終於鼓起勇氣，臨淵履薄地握執那根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鐵桿，逆時針地帶動機身緩緩扭繞，剎那間天旋地轉，連續的橫側G力，傳遞過來迷離失向的暈眩，儘管我一直試圖凝睇遠方的參考目標，來緩衝平衡感官的刺激，却並未使我迅速掌握確實的方位感，十分鐘後，我重新改正方向維持平飛的姿態，淺嚐而止地把駕駛桿交還前座教官，暗地僥倖不致於嘔吐丟醜。返航途中我深刻地體驗到空泛的言教，不如身教來得實際，這趟歷時五十八分鐘的感覺飛行，正好印證了航空醫學的基礎理論，同時使我瞭解到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這兩句話的真諦了。

夜裏，我心情愉快地品嚐了羊肉米粉的美味，那群學員又重新議論白晝的動人經歷，其中有人提起昨日參觀官校校史館的見聞，我遂記起那些名留丹青的名氏，那些可歌可泣的戰史，他們為國犧牲的時候，都正值英年，滿腔的熱血和悲憤，使之義無反顧；像視死如歸、寧不受辱的閻海文；與敵艦俱亡、同歸於盡的沈崇誨；殺敵心切、求仁得仁的高志航；以及那些粉身碎骨、忠骸不存的烈士英魂，他們重於泰山的殉國，悲壯慷慨的赴義，無不發揮了寬橋精神和忠勇軍風，千秋不朽。

忽然，我又想起前年在碧潭上空，所看到的那隻盤旋徘徊的鷹群，或許牠正是烈士們忠魂義魄的化身，在生生世世的飛翔裏，壯志凌雲鷹揚萬里。

72、11、18夜於士林芝山巖

飛翔之鷹

